

名家

■ 邓安庆

每次去参加笔会总是开心的,因为总能遇到难得一见的老友。这次也不例外,写小说的刘哥与写诗的小雨,我们早就是微信上的好友了,见面还是第一次。

晚上无事,我们相约出去走走。散步总得有个目的地,我看地图导航上显示前方六百米处有一家书店,便提议一起过去逛逛。小雨爽快地说好,刘哥摇摇头道:“你们可真是文学青年,都这么晚了,还要去看书啊!”我说:“反正也无事,就去转转嘛。”刘哥不再说什么,跟在我们身后。

在路上,小雨聊起她跟丈夫的一些矛盾,“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特别好看的桂花树,只要没事我就喜欢坐在树下喝茶看看书。前段时间我出差回来,那棵树没有了,便问我老公。你们猜他怎么说吗?”她朝我们看过来,两手一拍,两眼圆睁,“他说会有一个会看风水的朋友来瞧了一眼,断定那个地方有树不吉利,他一听,就立马找人把树给砍了,说都不跟我说一声……他啊,真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。桂花开的时候,正好有圆月,我让他跟我一起坐在树下赏月,他觉得太矫情了,现在又干出这样的事情来,你们说气人不气人?”

刘哥在后面扑哧一声,笑道:“小雨,没想到你在生活中也这么有诗情画意啊!”小雨面露尴尬,“反正就是很生他的气嘛!”刘哥接着说:“生活是生活嘛。月色哪里不能看呢?随便找一棵树都能看啊。天天在生活中当林黛玉,这不是犯了文艺病吗?你老公肯定受不了啊。”我瞥了一眼小雨,她脸色一沉,没有再说话。再去看刘哥,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,丝毫没有察觉小雨的情绪变化。那时我心里有些诧异:要知道刘哥是颇有名气的作家,出书不少,经常在各种场合谈论文学创作。为什么在此刻,他却不能与小雨产生共情呢?美的事物被损毁了,那一刹那的心痛感。小雨的丈夫估计理解不了,刘哥作为一个写作者,怎么也共情不了呢?

与此同时,刘哥提到的“林黛玉”,让我想起先前很火的一个广告:一群精壮的男人在打篮球,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是队中还有一个林黛玉,她娇弱无力的模样被队友们耻笑。有人随即递给她一根巧克力棒,她吃了一口后,立马变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男球员,生龙活虎地传球去了。这个广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是相当成功的,因为它启动了大众对林黛玉的刻板印象,从而制造了反差感。在现实中,什么人会被人嘲笑为林黛玉呢?除了体弱多病的人,就是“犯了文艺病”的人,比如此刻刘哥眼中的小雨。

而我跟刘哥的感受完全不同,在日常的交流中,忽然听到一段“文学化”的

心香

■ 俞天立

我望着清溪里的自己,轮廓是那样清晰,似乎能照见脸颊上的鬈毛,以至于有种对着显微镜玻片的错觉。悄然间,一只栗红色皮袄披身,奶白色纽扣缀衣的梅花鹿闯入澄澈的水面,也想照照它自己的俏模样,不时机灵地甩甩头,眨眨眼。

在小兴安岭,你随时可以遇见这样一只爱臭美的鹿儿。梅花鹿、驼鹿、马鹿,各色的鹿儿时常出没于溪水边、山林中、原野上……似乎哒哒的鹿蹄踩着朵朵轻快的白云,不经意地将倩影留在浅滩里,留在草丛深处,留在一个人的内心。“鹿鸣呦呦,食野之苹。”鹿,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精灵,就这样竞逐林海雪原,成为北国山野一缕均匀的呼吸。

鹿是小兴安岭的精灵,柞树次生林是它们的生态围裙。金山鹿苑的梅花鹿,以闲适的姿态在山林里栖息、生长、繁衍。那样陡峭、遍布砾石的山坡,它们或坐或卧或跑跳,埋头啃食翠绿的草甸。一众游客试图接近顶顶的鹿,给它们加餐,岂料机敏的鹿一闪身,成群的砂石好似鞋底的滑轮,有游客失去平衡滑向坡底,躺得七仰八叉;眼疾手快者拽住身边的树,幸而稳住身子。坡顶的鹿,有几分森林隐者的孤傲之气。

坡脚的鹿不怕人。我手中的玉米棒子,成了那鹿的美味佳肴。鹿儿津津有味地啃着、嚼着,舌头像块玫红的绸布一伸一卷,仿佛在擦拭一件艺术品。然后,留下满嘴的玉米渣,事了拂衣去。也可俯身靠近一只憩息的鹿,聆听它的心跳,摩挲生姜一般的鹿茸。

鹿儿比诗人还深沉,比孩童还天真。它将灵动下沉,沉到蹄尖;将雄健提升,升至角端。柔与刚在它身上完美融合,恰似小兴安岭的静美与雄阔。

表达,我会很惊喜。就像是在昏昏欲睡之间,耳畔传来一阵清脆的鸟啼声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我其实很想反问刘哥一个问题:“贾宝玉为什么那么爱林黛玉呢?”

我没敢问出口,但我心里有个答案:因为贾宝玉从林黛玉那里得到的是透气感。平日笼罩在贾宝玉周遭的是温柔气,正确而乏味,你甚至说不出哪里不对,但就感觉生命没有活力,而到了潇湘馆,林黛玉就像是一根刺在那里,一下子能戳破那层壳,新鲜空气从那个小洞里流进来,让人松一口气。虽然一出去,又重回壳中。但那根刺也会刺痛他,这痛,也是他甘愿受的,因为那是真切的痛,一样能让他感知到生的活力。宝玉渴望这真的人生。

或许在刘哥看来,文学与生活需要分开。文学有文学的世界,你尽管在书中抒发对美的挚爱,但回到生活中,你要做回一个普通人的角色:说着现实的话,做着现实的事。这个界限在他那里分得特别清楚。再进一步来讲,写作对于刘哥来说,只是一份职业。谈论文学,也只是工作的一部分。

或许对我来说,也是如此?我记得有一次做完活动出来,雨依旧下着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积水时,恰好送外卖的小哥车棚撞了一下我的伞。我惊魂未定地冲着他喊了一句:“你小心点开不行吗?”外卖小哥扭头说了一句脏话。我当场愣住了。刚才在书店里我跟读者们还在讨论着文学,从《荷马史诗》聊到《红楼梦》,从伍尔夫说到张爱玲,从培养美的感受引申到现在的语文教育问题……结果出门就被莫名其妙地骂了。这种割裂感非常鲜明。它就像是一个隐喻,提醒我生活与文学之间是有壁垒的。像这样的碰撞才是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,生气也气不过来这么多,只能算了。

遥想读大学时,时常去楼下的宿舍

找师兄聊天。当时在我眼里,师兄的学识和才华远在我之上,每回当我跟他聊起喜欢的作家时,他总是宽容地听着。忽然有一天,他忍不住跟我说:“其实我在生活中不大聊文学的。”当时,我愣了半晌,想起这么多次来找他,他一定是耐着性子听我一会儿说起喜欢这个作家,一会儿谈起那个诗人,而他宿舍其他人的没准在暗地里嘲笑我,虽然我们都是在读中文系的,论理来说谈文学都不应该陌生,甚至饶有兴趣地一起来参与才是,但他们都没有……那一刻,我觉得十分羞耻。

慢慢地过了一些年,聊文学也变成了工作,围绕在我周遭的也是文字工作者,但沉默的时候反而更多了。一套文学话语构建的交流体系,时常让我有虚无感。珍惜内心那些来不及用语言剖析的感受,保持原初的混沌,不去交流,不去辨析,如此就够了。现在哪怕是同行之间见面,聊得大多是琐碎的日常。

大家好像形成了默契:在生活中大谈特谈文学,多让人害臊啊!还不如让我们聊聊足球吧,聊聊中东局势吧,聊聊娱乐圈八卦吧……文学被故意地视而不见,藏在各自写作的书中,从不会公开拿出来讲。它变得极私密。公开讨论文学,哪怕对写作者而言,也如同给别人展示你穿的贴身内衣。我曾开玩笑地称之为“文学羞耻症”。

为什么会感觉羞耻呢?这让我颇感困惑。我们可以聊咖啡是深烘的好喝还是浅烘的好喝,可以聊某辆车的性能如何,为何不能聊起某篇小说的好与坏呢?但等我真的在现实中碰到一位大咖特聊某个小说家的朋友,还是会有轻微的不适感。确实,我们这些长久从事写作的人,好不容易出来聚个餐,还有必要再聊小说聊创作吗?如果把写作视为我们的工作,在日常生活中聊文学,岂不是等同于被迫加班?从这一点,我又能理解刘哥的反应。每天的写

作,已经是在用一种文学的思维去运转了,现在生活中又要听到文学的话语,本能地想一把推远,按照生活的惯性往下走就好了,否则太累了!

而对小雨来说,文学与生活是水乳交融的,她在现实生活中时刻感受到美,当然敏感地察觉到世俗的挤压和不解。正因为如此,我才分外珍惜还能够在生活中看到小雨这样的人。

逛完书店后往回走,为了打破一路上的沉默,我讲起此次来参会在高铁上遇到的一件事:“当时我正百无聊赖,忽然听到前面一个大姐跟旁边的乘客聊,‘哎呀外贸不好做,今年比去年更难……但做着也快乐,我昨天碰到一个黎巴嫩客户,把我激动的啊!我跟他说啊,我喜欢你们国家那个纪伯伦,他写的《先知·沙与沫》简直不像人写的,是神写的!我直接给他便宜了一半的底价。’听的人回道:‘那你岂不是亏本了吗?’大姐说:‘为了纪伯伦,值得!’”讲完后,不出意外,刘哥摇头叹道:“哪能这么做生意呢!这不是胡闹吗?”小雨却笑道:“我喜欢这个大姐!我要是在现场,一定跟她谈谈纪伯伦。我很喜欢这位诗人!”

随即,我轻声地念起了纪伯伦在《沙与沫》里写到的诗句:“他们醒着时对我说:‘你和你生活其中的世界,只是无边大海那无垠海岸上的一粒沙子。’”我做梦时对他们说:‘我就是那无边的大海,大千世界不过是我岸上的颗颗沙粒。’”刘哥瞥了我一眼,嘴巴动了动,却没有说出口。我忍不住逗他:“刘哥,你是醒着的人,还是做梦的人呢?”刘哥摆摆手道:“我啊,半梦半醒!我既是无边的大海,也是岸上的沙粒。”小雨啧啧嘴:“你还是挺有诗意的嘛。”刘哥脸微微红,一边朝着住宿的宾馆快速走去,一边挥手道:“哎呀,跟你们年轻人说这个诗啊梦啊,怪害臊的!你们接着聊吧。我回去休息了。晚安!”



视觉中国

吴越钱氏与新昌大佛寺

■ 钱汉东

《太平年》的播出,使江南吴越钱氏文化更广泛地进入了世人的视野。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大佛”的新昌大佛寺弥勒大佛,与吴越钱氏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大佛寺与吴越钱氏的关系可追溯至五代时期。908年,吴越国王钱鏐下令置新昌县,寓有新建、昌隆、昌盛之意;又赐巨资为大佛寺建宝阁,宏敞壮丽,赐寺名曰瑞像,山曰南明,盛极一时。65年后,其孙忠懿王钱弘俶承宗继祖,延续先祖的志业与文化,再次拨款重修大佛寺。据记载,钱弘俶亲自在石胎佛上加榱架敷泥上彩,使瑞像重焕光彩。《大佛寺志》中留有他的诗作:“百尺金容连翠岳,三层宝阁倚青霄。手炉香暖申卑愿,愿降殊祥福帝尧。”这首绝句,堪称描写石城古刹的经典名篇。经过大规模修复,大佛寺焕然一新,香火鼎盛,甲于东南,成为江南佛教中心之一。

钱弘俶第七子钱惟演才华过人,为宋廷重臣、翰林学士,是“西昆体”重要诗人,欧阳修、梅尧臣等文士,都曾得到他的提携。钱惟演嗣衮衮,第三次推动大佛寺的修建,还应邀撰写了长达1600余字的《宝相寺重修铭》。铭文云“我曾祖父武肃王奄有东夏,密崇梵福。睹石城百尺之像,开宣公三生之说,以开平三年,始赐钱八万,起弥勒宝阁三层,东西七间,高十五丈。阁成,又出珍货亿亿万计,以建宇三百余间”,记载大佛寺之兴衰,歌颂先王之功德,留传后世之铭文。

钱鏐及子孙钱弘俶、曾孙钱惟演,三代人,跨越120年,先后对新昌大佛寺进行大修建,功德无量。

历史上,宝寺屡毁屡修,钱家呵护者代不乏人。南宋淳熙元年(1174年),时任绍兴府知事钱端礼见大佛寺废败,出资重修。明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古刹又遭兵燹,碑铭遭毁,时任新

鬼斧神工长屿硐

■ 钱国丹

长屿硐群位于温岭市区东北12公里处的独秀峰下,由28个硐群、1314个洞窟组成,总面积29.8万平方米。温岭是个沿海城市,跨出门槛就见东海碧波万顷,而境内的河湖港汊也相当发达,石料的海运、河运都非常方便。

因为愚公移山式的子孙孙接力采石,温岭的几座山早就被掏空了。但因为采石的洞口很小,看起来山体依然完好,依然郁郁葱葱。

温岭人执拗地把自己的石窟称为“硐”,强调他们的洞窟是人工凿出来的;坊间更坦率地把它们叫作“石板仓”。

上山采石和大海捕鱼,是温岭祖先们的生存根本,而两者又息息相关。渔船出海少则十天,多则数月。去时舱内清空,轻飘飘的帆船遇到风浪,极易倾覆。经验丰富的渔民就在舱里压上许多石头,利用不倒翁原理保持船身的稳定。随着鱼虾的不断捕进,压舱的石头也被一块块扔进大海。凯旋的日子,渔民会给石工们送几筐鱼虾螃蟹,而石工们也回赠渔民兄弟一条的压舱石。

山海文化赋予温岭人足够的潇洒和大气,温岭的石工们从来不说“此山是我开,此树是我栽”之类的小气话。他们一起大声清拳,大碗喝酒。酒足饭饱之后,便一头扎进大腹中。他们能削壁成长廊、飞石成虹桥,一不小心还能弄出个“凤凰展翅”,精雕细琢就凿成一尊大肚弥勒。

他们从山顶“打岩头”进去,一直向下采石,却能在山腰或山脚弄个洞口出来——从横洞拖出石料方便多了。他们能把一个硐挖得如大厦、如广场,也可能使各使役两挖些小洞,怪诞玩玩。硐连硐,洞叠洞,洞套洞,有悬硐无底,或斜硐偷光;诡秘神奇,千奇百怪。

目前,长屿硐群对外开放的有观夕硐、水云洞、崇国寺硐和凌霄硐。

远远望去,观夕硐只有一条斜弧形的缝隙,走近看看,黑乎乎的像个踽踽独行的修女。只有在夕阳西下的刹那,硐内才能得到些许阳光,“观夕硐”名字因此而来。

未进硐内,先闻泉声,左侧绝壁上,一尾小瀑飘飘忽忽,下面是一方小小水潭,清澈见底。进得洞来,豁然开朗,九曲桥上,四条蛟龙扑向中间的一颗大石。桥上碧水荡漾,激溅的光影映照在右边的石壁上,一层层次第展开,残岩因新鲜水生气。恰逢大雨,洞内是大大小小的飞瀑,水声哗然。穿过一个低阔的隧洞,见一只幼狮爪零零地蹲在角落里。它“头发”鬃曲,爪子短小,憨态可掬。

穿过一条短短的隧道,我们步入了

昌县令、武肃王二十五世孙钱达道慨然捐出自己的俸禄重新镌刻铭文,使先贤钱惟演的文章得以传世。可惜的是,碑铭于动乱年代又一次遭毁。

25年前,新昌钱氏后人在修族谱时,意外发现先贤钱惟演重修大佛寺碑铭,在《大佛寺志》中也有印证。当地热心宗亲钱咩毛、钱安琴等人多年奔走呼吁,希望被毁之碑能够重新刻立,使文脉得以传承。去年,这项善举得到大佛寺的认可和支 持,他们认为这么重要的碑铭理应重新建立,让大佛寺历史的厚重感再次焕发。住持传实和尚盛情邀我重书先贤钱惟演撰大佛寺碑铭,此乃三生有幸,谨慎诚恐。近年来,我虽为各地名胜书写碑匾数百通,但书写这么长达1600余字的铭文还是头一回。怀着对先贤的敬意,我反复推敲,从布局到字体,丝毫不敢懈怠;历时月余,终于完稿。能使遭毁的碑铭重光,与有荣焉。

在碑记中,我慎重地题写道:“今者新碑光焕,宝刹辉增,谨赋一律以志其事:‘乙巳秋深谒古禅,高僧晤对意欣然。钱公雄笔铭功德,裔晋丹心续凤缘。曾叹残碑湮世劫,喜看新碣耀云烟。香浮宝刹重光处,不负前贤不负天。”

新昌钱氏宗亲践行国家非遗《钱氏家训》“祖宗虽远,祭祀宜诚”,纷纷慷慨解囊,希望碑铭重放光彩。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新昌大佛寺,钱氏宗亲欲将钱公惟演的《宝相寺重修碑铭》编辑成纪念册,文友陈坚先生花了很大精力,对碑铭进行编排设计,宁波钱诗明亲接手刊印,终使好事得成。

随着电视连续剧《太平年》的播出,流传千年的“纳土归宋”故事愈深入人心,“太平”成了人们的美谈。只有“太平”,国家才会蓬勃发展,百姓才有幸福安康,高大宽厚的大佛寺碑铭才能重新耸立。钱氏世泽渊源可谓深且长矣!

石硐内的音乐大厅。厅高30余米,上窄下宽,像个倒扣的巨钟。台上正在演出,丝竹悠扬,钟鼓铿锵,我想起李白的“霓为衣兮风为马,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”。这个天然音乐厅并没有音响设备,但由于穹窿和洞壁的共鸣,乐声宏大悠扬。2002年,中国首届岩洞音乐会在 此举办,同年,德国北莱茵州交响乐团也来此演出,岩洞良好的音响效果令国内外朋友交口称赞。

借着微光,我们顺着崖侧的石阶拾级而上,石壁上有小瀑蜿蜒。走上60多级,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平台上,再小心地转了个弯,又攀登了数十级,迎面见到一个巨大的石碗。一旁岩壁上悬一金牌,上书“大世界基尼斯之最”,并说明这石碗高1.01米,外径2.71米,内径2.53米。估算一下,这碗能装2吨多水。温岭人为什么要在这儿凿个巨碗呢?据说不远处有一座“覆钵脐”山,颇像一只倒扣着的饭钵。饭钵倒扣,百姓岂不是要饿肚子吗?于是就制作了这只宝碗,按住了那口不负责任的覆钵倒出来的饭食,一方百姓才不受饥饿之苦。

向左转,登上鳞状的台阶,就是一条黑咕隆咚的隧道。如果没有半道上一个排风扇状的石窗,肯定是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惊叹崖壁的削薄,也钦佩温岭人的聪明,这别具一格的石窗,既给人美感,又能通风借光,让我们一口气穿越这段又长又暗的路程。

前方传来啪啪的击水声。一块方石上,斜搁着一枚直径0.8米的青色石钱。“政和通宝”四字清晰可辨。崖顶一束水线飞流而下,直穿那四方的钱眼。长期的瀑击水溅,把石钱打磨得像上了一层釉。我忽然想起古文中“钱”与“泉”是通假,在这里便有了财源滚滚的意义。我们纷纷从钱眼中掬水,或涤目,或润喉,乐不可支。

出了观夕硐,我们来对对面的水云洞。较之于观夕硐,水云洞更加高深宏大,更加气派万千。水云洞高达百米,走了一阵子,我已气喘吁吁了。驻足稍息时,却见身旁的石色很是奇特,青灰的底子,布满了一个个或圆或月牙形的花斑,俏丽生动。再登上上级台阶,便是天然“壁画”,一幅是寒梅立雪,一幅是弱柳扶风,那写意、泼墨的“技法”,让人拍案叫绝。导游解释说,那是富含钙质的,经千百年渗水、氧化的石层,采石时被劈了出来。

水云洞是中国第一个洞穴式石文化博物馆,这里有依山傍势的石廊石桥,精雕细琢的石台门、石牌坊,造型别致的石人石马、石锣石鼓、石柱石窗、石几石凳……

徜徉在诡秘的硐窟和珍贵的石雕长河中,我们被温岭浓郁的石文化气息所包围,所震撼,久久不愿离开。